

立
産
語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981

2



文庫11
A 1981
2

柳田泉文庫



產語卷下

冷無疆第七

冷無疆袷服以見北宮佗。北宮佗布衣敝垢。鹿裘危茸。抵掌而譚。色無恥者。冷無疆曰。夫子衣裘曷為惡爾。豈為祿薄邪。無乃太儉乎。北宮佗曰。子冠若是其華。衣若是其媠。是豈子所自為也。與。抑取諸人與。冷無疆曰。命工人為之也。曰。命工人為之。子而償其直乎。曰。未也。子之狐裘媠甚。惡乎得之。曰。得諸賈人。償其直乎。曰。未償。

袷服大成血玄黃
服也
危茸以言亂白
抵音絀同抵擊也

產語

卷下

冷無疆

一

者半。北宮佗笑曰。然則子之所冠。非子之冠。所
衣。非子之衣也。雖子之裘。其半未爲子之府庫
中物也。子今袷服。徒貸諸工。與賈以來。夸耀人。
是子之欺人也。君子而如是乎。吾衣裘雖敝。惡
哉。是吾府庫中物。非假諸人也。子何著人之媿
服。以醜吾不假之惡衣乎。冷無疆大慙。王孫賈
仕於齊。其母戒之曰。事君勿不忠。蒞官勿不敬。
居處勿不恭。戰陳勿不勇。勿假車馬衣服。王孫
賈起而對曰。忠敬恭勇。敬聞命矣。敢不奉教。君

不知賈不肖。使賈從大夫之後。祿以千室之邑。
賈也。雖未。亦敝賦百乘。不可謂不富也。今而命
之曰。勿假車馬衣服。抑賈何所不足。而且假車
馬衣服乎。母曰。吾豈謂爾假人車馬衣服乎。女
不見乎。今士大夫居家。自車馬衣服。以至凡百
器用。或令工人作之。或取諸商賈。未還其直。而
先服用之。是其所服用。非其家財。乃商賈工人
之財也。夫非其家財而服用之。非假而何。王孫
賈曰。敬聞命矣。敢不奉教。自是厥後。每置車馬

衣服未還其直弗敢即乘服也。若王孫賈者可謂能奉教矣。楚囊瓦為令尹奢侈諸大夫效之。競媿其服飾輿馬。盛駟從。伍奢使於齊而歸見囊瓦。囊瓦問曰。齊大夫之富孰與楚大夫。伍奢對曰。楚大夫特行路之富耳。曷若齊大夫之富。囊瓦曰。何謂也。伍奢曰。楚大夫競媿其服飾輿馬。盛駟從。是以行路之間觀者為之雷連。莫不歆羨其富貴。然奢嘗竊觀其在家也。倉廩無來歲之儲。府庫無重器之藏。舊債未償而新債日

加。旦暮所需水火之外無非假諸人。歲時責者盈門。於是乎諸尹縣公之貴而諂屈商賈。斂襟謝不償之罪焉。是惡在其為富貴也。齊大夫則不然。夫齊有晏平仲。其處己也恭。其治家也儉。衣敝衣。乘樸車。以朝。然齊貧士待晏子而舉火者。百有餘家。國人以為媿譚。諸大夫效之。舉崇儉德。輿馬不飾。騶從不盛。是以齊大夫。人見諸道路。則或嗤其儉素。然問其居家也。則倉有餘粟。府有餘財。費用無匱。內外飽德。此所謂大夫

在家之富也。由是觀之。楚大夫殆乎不若。囊瓦
憮然有愧色。是故天子之富在百姓。國君之富
在軍旅。卿大夫之富在門庭。士之富在室家。庶
人之富在衣食。故富之所在。君子所用力也。富
非其所者。君子醜之。夫人靡不欲富。而得之有
命。致之有道。用之有義。夫外內皆富者。蔑以加
焉。若不然。與其外富而內不富也。寧外不富而
內富。何謂外不富而內富。若晏子是已。仁人之
德。廉士之義。非內富無以行之。其可不務乎。若

夫忘其內。而外用其富者。徒以其身供人之觀
也。富亦豈終爲其用乎。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
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乘不任之甚
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也。得以壽三族。及國游
士。皆得生焉。臣得煥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
身。於臣足矣。晏子出。景公使梁丘據遺之路車
乘馬。三反弗受。景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景
公曰。夫子弗受。寡人亦弗乘。晏子曰。君使臣臨
百官。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人。猶恐其

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路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辭弗受。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循海而南，放於瑯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

胸側目相視也
正月說相諧也

豫為諸侯度，今則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而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而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唯君所行。景公悅，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云：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景公問於晏子曰：昔者管仲鏤簞朱紘，山節

鏤彫刻也
冠有簞者為紘
在纁必兩端上三屬
下不纁

藻稅。家有三歸之臺。堂有反坫。官事不攝。非奢也。與。晏子對曰。管仲舉於囚虜。相桓公。執國政。遵太公遺法。任五土。處四民。使魚鹽而民賴其利。國以之富。兵以之彊。諸侯畏之。卒使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桓公尊之。號曰仲父。一曰仲父。二曰仲父。諸大夫自高國以下。尚不敢以爲猜。而況民乎。夫管仲以不世之功也。君尊之於上。民親之於下。是以尊官厚祿。不爲仲父之累也。齊國之民。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鬼神。愛之

信疑也恨也

如父母。彼雖其富且貴。然民猶恐奉養不至。而不能令其心樂也。管子豈好奢哉。誠不得已也。君以爲奢乎。鄭詩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管子曰。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蒞民如仇讐。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而民不親也。夫齊人之事管仲父。猶子之事父母也。致其歡樂而已矣。然則

管仲之奢。不亦宜乎。景公曰。善。陳軫見楚頃襄王。王曰。寡人聞有國者。務在憂民。有諸。陳軫對曰。然。王曰。以先生所睹若所聞也。今之諸侯。孰爲憂民。陳軫曰。臣以羈旅。游于諸侯之國。有年矣。願欲得一憂民之君而事之。徧海內未之有聞也。其焉睹之乎。王曰。然則先生謂今之諸侯奚若。陳軫曰。臣觀今之人主。有溺於女色者。有耽於飲酒者。有淫於聲樂者。有嗜味者。有好游獵馳騁者。有好博奕者。有好宮室苑囿者。有好

侏儒俳優角觝扛鼎之戲者。有好擊劍者。有好僊者。好祀者。好歌。好舞。好誦讀。好戰鬥。好殺戮者。靡不有好。臣未見一有益於其國家者。在昔文王之爲君也。書云。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故詩人稱之曰。亶亶文王。今之人主。務在逞其嗜好。日夜孳孳。唯恐不及。何暇憂民乎。臣謂今之人主。皆亡國之君也。王曰。先生謂寡人奚若。陳軫曰。大王。聞雅之君也。王曰。何謂也。陳軫曰。大王少嗜文學。長悖詩書。又好

辭賦而悅景瑳宋玉滕勒夫三子者閒雅之士也。大王悅之也。使其出入侍從。是大王閒雅之君也。雖然。臣竊謂大王亦特用是消日而已。其豈憂民哉。大王若不憂民。苟以消日而已。則與世之人主。於內於外。逞其嗜好者。何以異乎。雖事有媿惡。其無益於國家。以致危亡。則一也已。臣願大王之熟慮之也。王曰善。

馮驩第八

馮驩客食于孟嘗君。孟嘗君家食客三千人。邑

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息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且不给。孟嘗君憂之。謂馮驩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來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给。願煩先生責之。馮驩曰。敬諾。辭行。至薛。召貸孟嘗君錢者。咸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牛。召諸貸錢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執貸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執券如前合之。能

與息者。與之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爲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若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之。怒趨。使使召馮驩。馮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俸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給。故請先生收責之。今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也。馮驩曰。

然不多具牛酒。則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夫有餘者。爲要期。其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則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何疑焉。孟嘗君乃拍手而謝之曰。吾過矣。吾過矣。先生之爲文也大矣。閻奚恤者。彭城富人。也。家貲鉅萬。鄉黨無比。見窮乏者必賑之。有

人就假錢者。不問多少。即貸之。貸者及期還其息。則收之。其貧不能還息者。不敢索之。爲折其券者。歲十數。不復責其息也。人或謂之曰。凡貸人錢者。必取什一之息。所以爲產也。子乃不索其息。而歲折其券者十數。何也。閻奚恤曰。天之生物也。或有餘。或不足。天則俾有餘者補不足。人何不然。人之所以爲生。亦必以有餘補不足。所以則天也。我獨何不然。今我幸而有餘。不可以不補人之不足也。故人就我假者。吾即貸之。

夫能還其息。則吾固收之。若夫貧不能還息者。吾而敢索之。是不矜人窮也。烏在其以有餘補不足也。且貧而假錢。豈人之所欲哉。假而不還。亦豈人之所安哉。其所能還而弗還者。匪人也。苟匪人者。吾何責焉。其不能還者。雖守而責之。終弗能還耳。於我何益之有焉。非徒無益。所以樹怨也。縱余不能德人。豈欲樹怨乎。古人有言曰。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德。吾亦欲爲子孫樹德爾。夫人德人。而其人不可

思報之者鮮矣。即人不報，天將報之。即不在其
身，將在其後世。非惟德有報，怨亦有報。怨之報，
速於德，可畏也。余不肖，非敢望德之報也。特懼
怨之報耳。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龍子曰：勞者佚，佚者勞。予為取，取為予。失於前，
則得於後；得於此，則失於彼。是故言悖而出者，
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老聃曰：多藏
必厚亡。豈不誠哉！夫貨者，所以利用，非所以安
身也。何則？懷南金者，行避姦塗；守龜玉者，寢不

雉五采皆備曰
羽軍

高枕。近於害也。是以犀死于角，象死于牙，虎死
于皮，熊死于膽，麋死于臍，黿死于尾。此其為物
也。雖大小不同，然其所以死者一也。是故天子
出入警蹕，清道而後行。諸侯行辟，人豈特自尊
而已哉！亦以遠害也。夫國家者，人君之所藏身
也。富貴者，人君之所寶也。有國家而藏身焉，可
謂固矣。然富貴之寶，盜之所覬覦也。是以有時
乎遭害，欲無畏，其可得乎？故聚貨者，怨之府也。
施惠者，德之基也。君子積而能散，施而不德，不

覬覦希也

專其富必與人共不獨享其福必遺子孫詩云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趙簡子使尹鐸
爲晉陽尹鐸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鄆乎簡
子曰保鄆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將死誡襄子
曰晉國有難而毋以尹鐸爲少毋以晉陽爲遠
必以爲歸知氏之難襄子出曰吾焉走乎從者
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
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
子曰濬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

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
必和矣乃走晉陽知伯與韓魏圍而灌之城不
浸者三版沈竈產鼃人馬相食而民無畔意孟
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
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粟
米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
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所謂道者何？仁是也。故曰：仁者無敵。豈虛語也哉？管子曰：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亂國常

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粟多，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事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

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廛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鬻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

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
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
禁令而民歸之也。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
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
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
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
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歐眾移民。至於殺之。而
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
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

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
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
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
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
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荀子曰。
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
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
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
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善哉。

四民第九

天下有四民焉。一曰士民。二曰農民。三曰工民。四曰商民。知禮義者為士民。務稼穡者為農民。利器用者為工民。通貨財者為商民。士出於農。學知禮義。身有君子之行。仕於國而受祿於君者。故為四民之上。農食於土者也。故其位次士。工執藝事而食其力者也。故其位次農。行者為商。坐者為賈。商賈食貨物者也。故為四民之下。士者事也。執事而食於君。不求餘利。清之至

也。故在四民最貴也。農之為事也。耕耘樹藝。不避寒暑。終歲勤勞。莫敢怠慢。及秋成之日。出什一以奉上。而食其餘利。用力多。而得利少。故次貴。工之用力少於農。而得利多焉。平時猶然。及其遇時乘急也。則其利不訾。所以賤也。商賈壹以智射機利者也。故一日或得數倍之利。不必用力。而得利常多。所以最賤也。是故得利之難而少者貴。得利之易而多者賤。自然之勢也。得之難者。喪之亦難。得之易者。喪之亦易。必然之

訾。限也。曰。訾也。

理也。夫農有凶災，賈有折閱，皆有以失利而貧
焉。惟農雖貧窮，未即至破家也。賈則有一敗塗
地者也。此亦難易之驗也。然民性急乎欲富，是
以舍本業而趨末作者多矣。若是者，國之害也。
不可不禁也。故善治國者，必禁民之末作，所以
重本也。必賤貨，所以貴穀也。夫農者，民之本也。
豈惟民之本哉。古者君子，進則爲士，爲大夫，退
則執耒耜以老于隴畝。豈不尚矣哉。臨國者，以
此道，民尚好末利，趨之如流，殆不可禁。是亦

臨國者之患也。是故古先聖王之所以道民者，
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
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
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壹。民農
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
貳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
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
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遐志。莫有居
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

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藉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弗休。非疾弗息。非死弗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

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闢。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繆。絜。網。罝。罽。不敢出於門。瓜。罟。不敢

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供。是謂大凶。奪之以上攻。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批。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鄰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譚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眞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

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塗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

一升上
脫食字

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媿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也。齊景公好戲。愛優發。予之田如上士之祿。晏子諫曰。夫農者。人之本。而民之上也。人臣之貴者。爲卿。其次爲大夫。而大夫出於士。士出於農。故農爲人之本也。民以食爲天。而食出於農。百工商賈皆取焉。故農爲民之上也。夫農者受田於君。修耒

耨以耕之。終歲勤苦。尚或不饜糟糠。出其什一以奉上。上斂其稅。以供祭祀。食百官子女。畜馬牛。故上之人好奢靡。而用不足。則必索諸民。是謂濬民之膏血。夫優者。百工之下也。人君所玩弄。莫賤焉。濬民之膏血。以供玩弄。尚爲不仁。況使民之上者奉賤工乎。夫田者。農之所事也。故唯大夫有田祿。士受穀而已。士且不得有田。賤工而可以有田乎。今君賜優發以田。是使農戴賤工也。夫屨雖新。而不加諸首。若君之所爲。是

謂冠履倒置。嬰竊爲君不取也。夫先王之世。朝無幸官。野無幸民。今也賤工而有田祿。是幸民也。國之蠹也。君如不除之。將恐卒爲衛懿公。君盍省諸。景公弗聽。其後景公與魯君會于夾谷。齊令俳優侏儒戲于前。仲尼相魯君。於是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乃斬侏儒首。足異處。景公懼有慙色。退會。終身悔其不用晏子之言。白圭謂齊王曰。民國之本也。不可不愛也。農民之

本也。最不可不愛也。臣竊觀大王之於民也。但愛商賈。而不愛農。非所以固國也。竊爲大王不取也。王曰。先生之言何謂也。寡人雖不肖。亦嘗受師傅之訓。幸不爲天所廢。纘祖宗之緒。踐阼而臨百姓。日夜思視民如傷。愛之如子。寡人以爲愛民一而已。豈有差等哉。故寡人之於民也。農乎愛之。工乎愛之。商賈乎愛之。一視同仁。無所厚薄。今先生謂寡人但愛商賈而不愛農。豈有說乎。白圭對曰。大王誠有愛民之心。而愛民

之政未徧於邦內。是以百里之外。愁苦之聲未絕。臣請爲大王言之。願大王無怒。而使臣得盡言。幸甚。夫民莫勞於農。莫利於商賈。農人以田爲生。竭力耕作。年穀熟。則得食。年穀不熟。則不得食。糶貴則得利。糶賤則失利。是食與利二者得失。一懸于天。一懸于政。雖有智者。不能取必於己也。商賈以貨爲生。盡心廢居。與農代食。糶賤則固易於生。糶貴則貴其貨。可以敵穀。是其爲生也。樂歲則固飽。凶年亦不饑。矧乎商賈好

用智。儲蓄以待乏。乘急而增價。上之人發政以制之。則逃亡隱匿。以避其害。機變百出。無有端倪。欲誅之。則不可勝誅也。酷吏不能禁之。仁人不能懷之。故商賈之於利也。豐年亦得。凶年亦得。治亦得。亂亦得。神禹所不能與鬪智。計然所不能與爭利也。是以商賈不待上之人利之。而無不利。若夫農則不然也。年凶則食不足。糶賤則用不足。治則役。亂則役。國家有事。而農無不役焉。且虐政所行。暴斂所加。必先於農。豈不哀

哉。夫民之事。莫艱乎農。利莫薄乎農。故明君之愛民也。必先利農。於商賈則平其政而已矣。今大王之愛民也。特慢法令。輕刑罰。時施小惠。以取其悅耳。夫呿口而吮。不若向太陽。抱甕而漑。不若遇時雨。故小惠非王者所行也。今齊國之民。悅大王之政者十二三。而不悅者十七八。以其居遠國都也。有司不聞知。王亦不恤也已。臣是以云。王曰。先生謂吾於士奚若。白圭對曰。亦猶於農也。夫士。食君粟者也。飲食之餘。以易貨

財。所以足用也。故糶貴則饒於用。糶賤則乏於用。故善治國者。執輕重之權。以平糶糶。貴不至害工。賤不至害士農。今齊國糶賤。非一歲。士之奔走於職事。過曩時。然而大王曾不恤之。此怨望之所由生也。臣恐一旦有故。羣士解體。竊爲大王殆之。王曰。善。

文侯問第十

文侯問於李悝曰。夫子嘗言治生。寡人未聞其說。敢問治生何道之。以如寡人者。亦可以治生

乎。李悝對曰。然。有是言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治生者也。夫匹夫之治生也。止俾其身無饑寒之患而已。衆人之治生也。不過使父母妻子無饑寒之患耳。士之治生也。必使家人奴婢。皆有常衣食。各服役其事。然後可以奉其祭祀也。而養父母。畜妻子。不足道也。卿大夫之治生也。車馬僕從器械備。以承國事。以保其田邑。以守其宗廟。則畜家人奴婢。不足道也。諸侯之治生也。愛養百姓。命士民各得其所。然後修其

職貢。以事天子。犧牲肥腍。齎盛豐潔。以承祭祀。固其封疆。以守社稷。而卿大夫之事。不足道也。天子之治生也。正百官。修禮樂。命萬物各遂其生。兆民各得其所。然後威德並行。四夷不侵。海內乂安。而諸侯之事。不足道也。夫生一也。治之道。大小不同耳。君獨如何得不治生乎。文侯曰。大哉言。願聞其詳。李悝曰。夫布價貴於粟。帛價貴於布。金價貴於帛。玉價貴於金。故以價言之。則金玉與布帛。與粟米。其貴賤不敵。固非可

一本則寒
下有夏
箴曰小人
無兼年
之食遇天
饒妻子非
其有也大
夫無兼年
之食遇天
饒臣妾
輿馬非其
有也三十
七字是

同日而論也。是以天下之人知金玉之為貴而
已。夫人之患莫急於饑寒。寒之於衣不待輕煖。
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一
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為衣則寒。夫饑不得食
寒不得衣則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
其民哉。夫金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為物雖
貴無用於饑寒。是何足貴哉。然而眾貴之者以
上之人好用之故也。其為物也輕微易藏在於
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

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
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盜所利。一
日不得而饑寒至。是以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也。故金玉者賢聖所賤而愚人所貴也。愚人不
達物情以為有金玉可以得衣食。殊不知有金
玉可以得衣食者語常者也。即有凶年五穀不
登布帛不成。及天下擾亂諸侯力爭商旅不通。
鄰國閉糶則雖有金玉焉所得衣食乎。當其時

雖累鉅萬。何益於饑寒哉。是金玉果寶邪。非邪。雖人民所同貴。曷若布帛之冒寒。粟米之療饑乎。然則蒞國長民者。不可不審取舍之機也。夫民之好惡。從上之好惡。民無智愚。靡不惡饑寒。而不知貴穀。不察乎金玉之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舍此取彼。豈惟昨之愚哉。上之所好尚。而下民效之爾。故賢聖之君。必貴五穀。而賤金玉。貴五穀在尊農夫。賤金玉在卑商人。夫民農爲上。商賈爲下。今不肖之君。賤穀而貴貨。貴貨故商

人兼并農人。賤穀故農人流亡。此危亂之由也。農何君之讐。商何君之親。是謂惡其所愛。愛其所惡。夫士受穀於君者也。農出粟於田者也。方今不肖之君。賤穀而貴貨。是以穀皆入於商賈之藏。君之倉廩。尚不蓄粟。況士人乎。而況農人乎。夫如是。而一旦有變故。將何以守國乎。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是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由此

觀之。有國家者。何可以無蓄粟乎。故守國之要。在於蓄粟。蓄粟在於貴穀。穀貴而農尊。穀貴而人歸農。穀貴而士富。穀貴而貨賤。穀貴而倉廩實。穀貴而國用足。夫貴穀之利如此。有土之君。何不務諸。今者自邦君以下。貴貨而賤穀。民視粟如土芥。舍旦暮所食。其餘盡以易貨。舉國之粟。藏在商家。商人逐利。豈爲國家計哉。舟車所通。苟可以牟利。則莫不傾藏轉漕。以糶于他邦。當斯之時。有土之君。欲有一年之蓄。且尚不可。

得也。又焉有三年六年之蓄乎。此乃危之道也。臣故曰。王侯之治生。在於蓄粟。而蓄粟在於貴穀。願君少留意焉。文侯曰。善哉。然則如之何。李悝曰。臣所謂貴之者。非貴其價之謂也。夫穀價太貴。則害工商。太賤。則害士農。貴不害工商。賤不害士農。是爲平價。價平而四民安。然必上下知貴穀。而後其價可得而平也。不則其價日賤一日。何以平乎。故平糶所以利四民。而所以保國家也。文侯曰。善哉。桓公問於管子曰。糶賤寡。

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乃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管子遂言曰。滕魯之粟

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夫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羸。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

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稽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

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也。夫所謂君之利者。非上擅其利之謂也。以民利爲利之謂也。夫君者。父母也。民者。子也。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且利人之所同欲也。小人之好利。甚於君子。如不先利民。而上之人務自利。則民怨其上。如讐敵。君焉得獨享其利乎。是故利國莫若利民。利民必自農始。古之道也。管子曰。一農

不耕。未見其損。而民或爲之饑。一女不織。亦未見其損。而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塗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

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價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物價第十一

天下之物。有定價邪。無有邪。今夫南方之人。飯稻梁如麩麥。恒代鄙人得之。以療腹疾。北地之人。視氈罽如布帛。荆揚富人得之。以飾車馬。南

人所輕視。而北人重之。北人所輕視。而南人重之。凡物皆然。賤於此。則貴於彼。賤於彼。則貴於此。物土之宜。民性之殊也。寡則貴。多則賤。物之饒乏。人情之變也。上之所好。民亦好之。上之所惡。民亦惡之。好之者多。則貴。惡之者多。則賤。故齊桓公衣紫衣。而國中紫貴。惡紫臭。而國中紫賤。景公之時。國多削者。而踊價貴於履。楚國大疫。而棺價三倍。凡民俗所好。其物必騰躍。由是觀之。物烏有定價乎。上之人苟爲之輕重。以低

昂之。則物之貴賤。在其掌握而已。又何利害之足道乎。夫商賈者。以利爲生者也。商賈之於國。不可無者也。萬貨不自行。待商賈而行。商賈之行貨也。乘時射利。其智如神。買賤賣貴。不必厚利。錐刀之末。必審得失。寧留不售。毋折其本。商賈之趨利也。速乎飛矢。商賈之爭利也。父不能止子。子不遑顧父。其用智也。道術之士。且不能及焉。其行險而弗懼也。雖賁育。且不能過之。夫商賈之從事於貨利如此。其用心如此。若之何

可與爭乎。是故上之人與商賈爭利而能勝之者。自古以來未之有聞也。設之峻法。錯之嚴刑。以防其姦。而終莫之能懲。徒以速其亂耳。故上之人與商賈爭利。則天下之利盡歸商賈。國用之所以不足。朝士之所以貧窮。職此之由。不可不知也。然則如之何。可以命商賈無擅其利乎。曰。上之人絕其利心而已矣。上無利心。則利權歸上。此自然之勢也。何謂利權。輕重貨物。而低昂其價。謂之利權。利權在上。則物之輕重。唯上

所爲。商賈未如之何。利權在下。則商賈競牟其利。上亦未如之何。是故昔者管仲之治齊國也。無與民爭利。視貨物之輕重。而低昂其價。賤則增價買之。貴則減價賣之。務平其價而已。當是時也。雖有富商大賈。不得占其利。朝士農工。無失其利。豈不善哉。處子曰。輕重者。治國之大權也。人主之所秉也。爲政而無權。雖小國且猶不可治。況大國乎。凡君執生殺之權者也。苟手斯權以蒞民。何賞罰之不可行哉。雖今之治國者。

豈獨不能行賞罰於民哉。夫其爲政。靡不患物價之不平。靡不嫉商賈之擅利。而莫能治之。命平者與民爭利也。所謂與民爭利者。豈欲奪而取之哉。特恐有損於己耳。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人民之所同欲也。今欲禁商賈之擅利。而求無損於己。豈可得與。若此者。其求利無以異於商賈。斯之謂與民爭利。夫人靡不好利。而民之爲甚。民之於利也。如饑之從食。如渴之從飲。前不避水火。後不顧刀鋸。廉耻禮讓。

不在厥心。君子若之。何可與爭乎。夫殺生予奪。政之柄也。人君所執也。今欲禁民之牟利。而奪之以自予。是虐民也。利不可勝奪。而害及國家。不亦痛乎。故善爲政者。欲禁民之牟利。必先自損。上自損。則下無間言。然後殺生予奪。唯上之所行。雖有狡猾之畔。不得運其籌策。此謂利權在上。夫上之人執利權以御下。則萬貨唯其所輕重。何患物價之不平哉。此管仲之所以治齊國。而輕重之術所由設也。君子曰。國不以利爲

利以義爲利。易云。利者義之和也。故明君以百姓之利爲國之利。不患不利。而利歸于上。不明之君。圖國之利。而不恤百姓之病。雖得利乎。禍亦隨至。若然者。其與商賈何別乎。可謂愚矣。夫百貨生于土地。行于商賈。而輕重由人。今也上失其政。而輕重之權在下。是以諸物之價。乍貴乍賤。低昂無常。損益反掌。於斯之時。唯商賈占其利。而它多被害。此豈非當路之恥與。凡民必有黨。而工商最能相結。所以占利也。今之爲政。

不能破民黨。而欲禁其占利。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也。不可得已。故爲政而欲平物價者。利權在己。又用其威以破民黨。夫既執利權。又能破民黨。然後物價可得而平矣。苟不達斯術。徒患物價不平者。雖日出號令。月戮其弗從者。則貴者彌貴。賤者彌賤。百姓愁苦。國用匱乏。而天下之利畢歸商賈。此商賈之所以致富也。夫蒞國者。豈仁於商賈。而不仁於其它哉。惟其爲政無術。是以國家不均爾。由此觀之。輕重之術。不

可不學也。桓公問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也。桓公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價釜四十，則金價四千，粟價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價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

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而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價，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爲八萬，金價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縷之畔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

事。籥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
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
畔。有所讐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
利。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糶賤。
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鎡二十也。齊東之粟。釜
十泉。則鎡二泉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
穀。叔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
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

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
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
準平矣。管子曰。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
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
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
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
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
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
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

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
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

良卜第十二

良卜不必多福。良醫不必康健。儒師不必篤行。
若此類者。皆知爲人。而忘修己者也。豈不悲哉。
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
廬。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也。客有爲燕王言
爲不死之方者。王使人從而學之。未卒業而客
死。王恨其不蚤聞之。夫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

自使其身無死。焉能使王長生哉。燕王不知客
之欺已。而恨聞之晚。不亦愚乎。宋有居士魚輒
者。以富國之術干景公。景公召見而問之曰。子
有田園乎。對曰。無有。然則子何業。曰。教授以給
衣食。景公曰。子家人幾口。曰。一母一妻三子。與
臣六口。景公曰。子能衣食之。俾其無匱乎。曰。未
能也。景公曰。寡人聞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今子未能爲家。而爲寡人言富國。不亦未
乎。魚輒曰。不然。凡人智有小大。才有短長。臣之

不能爲家才之所短也。能富國才之所長也。君亦安知臣之智。非不可小事而可大事邪。昔者伊尹耕夫也。相湯王天下。傳說胥徒也。相高宗爲政於天下。太公漁者也。歷師文武興王業。管夷吾貧士也。相桓公富國彊兵。爲五霸之首。百里奚養牛卒也。相穆公霸西戎。此五賢者。其智皆不可小事而可大事也。君盍察諸。且君獨不見夫弈者乎。當局者迷。旁觀者明。士雖賢。而或不能自行者。爲私所牽也。其苟以大心行公事。

安所用其私與。此賢士所以能濟大事也。君奚謂之末乎。君又不見夫爲醫者乎。雖弗能自己其疾。而能治人疾。是其所見而然也。臣生長于君國。而觀君國事。非一日也。政之得失。民之利病。臣悉知之。夫醫者診察以知人身五臟之癥結。故難事也。醫尚能之。賢者觀政而知其得失。豈難事哉。臣雖不賢。亦知宋國之所以貧。與所以富之之術也。是以云。願君少留意焉。景公曰。善。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驅

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獨束帛而賀曰：甚善。平公勃然作色曰：金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驅車馳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篋櫃。今百姓裋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君收大半。而藏諸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

今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臣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平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于百姓之間。荀子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公子晏其達於斯乎。天下之人靡不欲富貴。常人見富貴者必羨之。而不知求所以富貴。愚哉。夫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結網。徒羨無益耳。夫求富莫善於治生。求貴莫善於修德。生者天祿也。德者天爵也。二者求之則得之。不求則不得。梁丘據謂

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晏子誠力行者哉。夫錙銖雖微。積之至於數石。將折衡。如以錙銖爲微。而輕之者。不能治生。以小善爲不足行者。不能成德。荀卿曰。踴步不止。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適燕者北向。適越者南向。舉趾啓行。取路不多。一日進一日。雖有遲速。皆能極焉。進而不息者如是。愚者初不知治生。怠惰安佚。

費用無節。及其窮乏也。奔走乞貸。幾死求活。譬如渴而鑿井。饑而種粟。不亦晚乎。非唯匹夫爲然。雖有國家者亦然。詩云。我有旨蓄。亦以禦冬。婦人在室。尚能爲禦冬之儲。君子而不知禦冬。可謂智乎。昔者明王以天下爲一家。視百姓如子。視羣臣如手足。有一夫不得其所。則君爲之弗豫。百姓有愁苦者。憂之如憂子疾。臣下有乏困者。皆知其痛。荀卿曰。君者何也。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

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是故明王以百姓之憂爲憂。百姓之樂爲樂。豈唯王者哉。古之賢相亦然。伊尹之相殷是已。伊尹既爲阿衡。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瀆。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也。有凍者。猶已凍之也。豈唯伊尹哉。禹稷而下。誰獨不然。今有滿堂飲酒歡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坐爲之不樂矣。若一家之長。見其家人有疾苦者。不爲傷心。非人也。夫一家之長。見其家人

有疾苦者也。莫不爲傷心者。近而親睹之也。人主而不知百姓之疾苦者。遠而不親睹之也。夫一家之長。非必仁者。世主非必不仁者。然而其中情不同如是者。無它。親睹之與不耳。是故昔者先王巡狩以省方。陳詩以觀風。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因以行黜陟之政焉。猶以爲未足也。時復遣使者問民所疾苦。務爲民興利除害。當斯之時。朝無諛言。民無飾政。天下熙熙如春登臺。安有不得其所者哉。後世則不然。百姓困窮。

愁苦之聲振野。而君不欲聞之。有司知之。而弗敢以聞。諛言盈朝。動輒呼萬歲。災妖見於天地。而弗驚。盜賊充斥。而弗以爲患。君耽樂於上。臣偷安於下。苟利目前。而不慮國家之難。三季之世是已。當斯之時。雖使聖人治之。亦末如之何。至於滅亡而後已。豈不哀哉。詩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昔者明君制民之產。使其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制士大夫之祿。使其公足以奉官職。私足以守祭祀。外足以治

鄰里鄉黨。內足以得家人歡心。當是時也。百姓和睦。四民樂業。家給人足。上下無怨。倉有餘粟。府有餘財。物有定價。器有定制。姦宄不作。盜賊屏迹。荀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此明君之善治生也。夫然。故人主日享太牢。舉以樂。而民不以爲泰。相與稱願焉。曰。吾后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燕樂也。其詩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不肖之君。反是。民怨之如仇讐。相與祝詛不已。書曰。時日曷喪。予

及女偕亡。此復人所以詛桀之辭也。夫天不親命。俾民言之。民之所畔。天之所棄也。可畏也。故王者以民爲天。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其可不治乎。人而不治生。是謂悖天地之德。故匹夫不治生。則饑寒俄至。士不治生。則廢其事。而獲罪於君。卿大夫不治生。則不能保其家。國君不治生。則不能安社稷。天子不治生。則不能安四海。大哉生乎。生之爲大也。天下莫能當之。人之所從事。孰非爲生。出乎爲生。入乎爲生。往乎爲

生。來乎爲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豈唯人哉。獸之走。鳥之飛。魚之游。蟲之行。亦唯爲生。夫生物未有不治生者也。唯人乎。或拙於治生。或惰於治生。唯拙與惰。人之所以困於生也。故物鮮有不得食而餓者。人乃有不得食而餓者。是人不若物也。悲夫。昔者禹平水土。濟民立功於天下。而天下歸心焉。身爲天子。子孫相承。數百年矣。契爲司徒。布五教於天下。開國於商。積德數百年。至湯代。復有天下。子孫保之。亦數百年。

矣。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民始粒食。開國於
郟，積德千有餘歲。至文武代殷，有天下。子孫保
之，亦數百年矣。此三聖者，其治生也，可謂大矣。
故治生之大者，其效不在近焉。三王之治生也，
其立本豈不遠乎？故小治生者，其效近；大治生
者，其效遠，不可不知也。若夫治生而索旦夕之
利者，小人也。已。君子務本，不圖近功。子夏問政，
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君子豈不欲速且利
哉？蓋得之於旦夕者，失之亦於旦夕；得之於遠

時者，失之亦於遠時。不能無失，君子特惡其失
諸旦夕耳。夫王業大事也，固以久遠而成。雖庶
民之業，豈獨不然哉？今夫樹穀者，見利於一歲
之內；樹木者，見利於十年之外。至於樹德者，見
利於數十年之後，亦王業之似爾。易云：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其斯之謂與？衛君觀于蒲之野，見
有一老父多栽苗松者，喘息拮据。衛君從而問
之，曰：老父罷乎？女奚以栽苗松為？對曰：將以為
棟梁。衛君曰：老父年幾何？曰：八十有五。衛君笑

曰。此松可成材。而老父能用之乎。老父輟栽。仰視衛君。曰。樹木者。待用於百年之後也。君以爲必於其世用之邪。噫。君之言。何不似有國者甚也。小人雖老。老幾死。獨不爲子孫計乎。衛君大慙。謝曰。寡人過矣。請師善言。因勞之以酒食。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老父有焉。

產語卷下

終

產語跋

產語十二篇。不題撰者姓名。傳言出於寧樂佛寺之古藏。予則獲諸浪華之市。考自漢以來。歷代藝文經籍志。皆不載書中所言。皆治生之事。而多錄管晏李悝白圭等語。儒家邪。抑法家邪。予不能定其所屬也。夫古書之逸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頗多。如古文尚書。孝經。其昭昭者。已誰知此書。非管晏李白之徒所著。亦逸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乎。予特愛其言治生。

之甚詳而論及國家之治有益於天下之人於是手校繕寫藏諸巾笥以為帷中之珍云爾

日本 信陽 太宰純謹跋



跋終

初余年十七八遊了先生受句讀偶見架上有此書取而讀之頗覺痛快此時國勢漸急血氣方剛唯事慨悲歎毋知活生之字今茲遊大森明府借而再讀之回顧往時殆且十年矣其書專說活生之要及覆周到至聖賢之旨按先哲之言以論人世自活為主之道而能合特立自助之說實人生有用之書而可為為儒之砥針且議論剴切明暢行文高承蒼古而有先秦諸子之風余初讀之不他得生理及再讀之則尤窮表裏既無室口之力且此書也多矣近年二宮尊德翁教誨主義大行又論此書以此書者繁善讀者予至分說合以活用之則裨補益世

蓋不應小少也春臺先生學主經世專尚實行是雖緒餘
亦可以見其一物也

明本元而伏日

後學 湯本文為謹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宰彌右衛門撰

寬延二年己巳秋九月

江都書肆文刻堂藏板

大坂心齋橋順慶町

澁川

清右衛門

京極川錦上町

西村

市郎右衛門

江戸本町三丁目

西村

源六

